

## 第一章 男儿失身当班长

### ——童年记趣

何应钦摸着小男孩的头说：“跟我去吧。”小男孩没去，他哥哥跟着去了，并欣然当了炮灰。这是五十多年前，发生在清江河畔恩施市一座豪宅里一幕，小男孩是我父亲。老父一辈子值得炫耀的就是国民党“国防部长”摸了他几下头，这一摸，弄得他一生的命运捉摸不定。因为是商人家庭，对人民敲骨吸髓，就要脱胎换骨改造灵魂，正好外公是大地主，搜刮民脂民膏，也要修理，于是老外公的财产被翻身农民剥夺干净后，一身轻松背起铺盖，拉着母亲，离开江汉平原的村子，去农场接受灵与肉的考验。

父母千里邂逅，连连撞击出爱情火花，几年后回到恩施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生出兄弟仨，我不偏不倚，居中。

在我五六岁时，也就是心理学家说的肛门期，我看见父母唉声叹气说要下放，我问下放是什么，母亲说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——去很远的地方，那么有车坐，有大轮船坐啦，好哦下放罗，我兴奋地雀跃。

啪——屁股挨了一掌。望着父母的恼怒我莫名其妙，只有带着一肚子委屈和疑惑，同家人被放到农村，与业已改造达标的外公胜利会师。

当时作为一个城市人是羞耻的，作为大地主小资本家的后代更可耻，耻上加耻便抬不起头，村里人围着我们左右端详，认真品评，最后摸着我的脸嗟叹不已：这又白又嫩的小脸是吃什么养

出来的呢？得不出结果，呼啸而去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少爷父亲和小姐母亲高高兴兴挑粪去了，贫下中农说用臭粪洗刷黑五类臭气最有效。得此秘方，父母大喜，连我第一次上学都顾不上了。

我一个人去学校报了名。

我惊异望着我的四十来个小同学：怎么搞的，不是流鼻涕，就是淌口水，要么衣服没有一颗扣子。于是小少爷便脱颖而出：皮肤白白嫩嫩，衣服整整齐齐，四肢干干净净，品牌特征很鲜亮，差别度极高，当然就有了不错的好感和注目率。

要选班长，注意焦点集中到小少爷身上。同学们没有政治头脑，认敌为友，一致推选出身极黑的商人地主二合一当班长。老师叫周永新，亦丧失阶级立场，欣然采纳流鼻涕家伙们的意见。

我断然拒绝任此要职，我早已风闻，一当班长就要讨媳妇，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扯在一起，我认为是非常可羞的，无脸见人。

“你说什么你？”周老师气得直喷粗气。

“不当班长？这是歪风邪气——西风压不倒东风。”老师放眼四望，神情凛然，“同学们，他不当班长，我们答不答应啊？”

“不——答——应！”一阵声浪卷过茅草教室。

“对。一千个不答应，一万个不答应。”

你们不答应，我也不答应，坚定的信念牢不可破：不能与女孩子沾边，失节乃大呀。

老师发动全班同学居然没把我斗倒斗臭，一把将我拎到办公室，“写检讨！”然后，独自吃中饭去了。

一直呆在办公室的是董老师。他是武汉知青，戴副眼镜，浑身排骨，总喜欢抱我。他过来问我苦衷冤情，我和盘托出，并特别强调失节乃大呀。

排骨老师听罢哈哈大笑，连说一千个放心一万个放心，“当了班长反而会把媳妇吓跑的。”又说谁胆敢给你说媳妇，我就让他写一年的检讨。“你要听话，我就带你去武汉玩。”

“武汉有雨鞋么？”

排骨老师愣得眼镜往下一滑。

很久以来，我就想有双雨鞋，农村路难走，但三元一双雨鞋太贵，一个学期学费才一块五啊。每次下雨打赤脚，对城市的小少爷是太为难了。我常在梦中穿上了雨鞋，很多次梦见，那黑色的高雨鞋。

“有有有，当然有雨鞋，到武汉我一定给你买。”董老师爽快答应。我也爽快答应了，因为董老师的两大利益诉求一个击碎了消费障碍，一个激起了消费欲望，我于冲动之下当了班长。

“毛主席说，一个人不怕犯错误，改了就是好同志，我们欢迎曾波同学归队。”

在欢乐的海洋中，小船长爬上了驾驶台。

我没有辜负周永新老师一片苦心，从一年级到五年级，语文算术除各有一次考 98 分外，全部 100 分，总分一直名列全班第一。考 98 分那次，放学后我躲在麦地里哭了半天，晚饭也不吃，母亲却平静，一边喂鸡食，一边安慰我，说不是还有考不及格的吗？我说您不懂，在同学们眼中我永远 100 分，弄出个 98，同学们会笑我的，怎么见人。

周永新老师见我如此自责，把我揽到怀里连连叹息：好孩子，长大了一定有大出息，到时可别忘了你的老师。

现在我才发现我从小就有种不可思议的心态：总是自信能得第一名，总是无须费劲便得第一，总感到有股力量引我前行这种莫明的心态保持到考大学，保持到做广告，保持到我要做成世界级广告公司的现在一刻。感谢父母的恩赐。

母亲挑罢粪，回到家给我们做香喷喷的萝卜饭，然后为我规

划一条灿烂人生路：小学——中学——大学——留学——科学（家）。煤油灯下母亲眼放光芒，仿佛这条路象溜溜板一样，看见我滋溜一下从这头滑到那头。可怜的母亲哪里想得到，刚迈出第一步就嘎然而断。



三周岁时于清江河畔恩施市

## 第二章 “我踩着地雷了”

### ——剧团逸事

钟祥京剧团杨文泉、余军两位老师跑到我在读的红岭小学招演员，一眼看中我，让我唱一段“浑身是胆雄赳赳”，只唱到“胆”的高音，杨老师乐得眼睛笑没了，连说不用唱了不用唱了，一把拽上我进了剧团，学上京剧老生行当儿。

我的扮相、嗓子、身材对学老生来说太合适了，剧团领导和老师把我作为当家老生培养，我亦下决心成为挑梁儿的。可是命运不济，刚要挑梁，梁就断了——倒仓，进剧团一年就开始变嗓，即倒仓，这是文场演员的鬼门关，大多数倒不过来，一辈子跑龙套，成了“鬼角”，能倒过来的是少数幸运儿。我不敢相信自己有此运气，十分悲观，老师领导也对我热情倍减，将眼睛转向了新苗子。

我不服气，文场不行练武行，唱做念打舞，唱念是文，武有三样，武出个名堂成为盖叫天（著名京剧武生）也不错啊。但我错远了，我永远练不成武，因为我的生理定死了我：回笼腿，回笼腰。练功时腿尚能劈叉（叉一字），一下练功场就原样奉还：回笼了，与农民硬梆梆的老腿没什么区别。还有，两条腿太长，翻空心跟头，别人上身下身抱成一团，呼啸一声过去了，而我翻时，上身过去了，两条长腿依依不舍停在原处，上下身脱节，一辈子翻不了跟头。

可我生就一副倔劲，不向回笼腿屈膝，不向回笼腰哈腰。半夜三点爬起来压腿，以勤补拙，再创辉煌。武功老师起来小便，

迷糊中看见一个人影晃动，哆嗦一声：娘啊，是我的学生，还是鬼的徒弟！第二天，戏校发布一条命令，夜晚不准练功，以免人鬼混淆，加重师傅尿频症。

在痛苦中挣扎了三年，用《奇袭白虎团》严伟才的话说就是“我踩着地雷了”。毕业了，学员分到演员中一起同台演出。我既不能文又不能武，连三路角色都轮不上，十足的“棒锤老生”（即象棒锤一样笨），连跑龙套都不够格，龙套要在空中翻，而我唯一的绝活是在地下滚“轱辘猫”，就是双手抱双腿，在地下象猫打个滚。导演常对大伙布置道：众番邦“前扑”（前向空心跟头）翻上，曾波，你就滚个轱辘猫吧。便赢得满堂大笑，师兄师妹齐声喝彩，现场效果极佳。

这一滚就是六年，滚得一身是泥。我已麻木，不知自己还是个人，别人也看不出我是个人，因为别人都认为我得了神经病——一天到晚不说话，眼发直，人发呆。其实我不正常是因为太正常了：我内心如岩浆一般汹涌激荡，我不服气，我要成功，要成为挑梁演员，要实现当家老生的梦。

半夜，一声惊雷，把我六年的梦炸成碎片。



1981年钟祥京剧团攻老生，在《甘露寺》中扮演乔国公

### 第三章 小学考大学

京剧团撤销了。

京剧这个历史品牌太陈旧，又不顺应市场变化、消费变迁，终于被电影电视等新产品几乎挤占了全额市场，人们不需要西皮二黄一板三眼了，不再喜欢生旦净末丑手眼身法步了。1982年钟祥京剧团撤销，顷刻间，我六年的梦想惊飞天外，主角、配角、龙套森严的演员等级轰然坍塌，都成了平头百姓。分配时大伙被塞到众多单位，叫一声也罢，打起精神，再演一场人生真戏。我到钟祥商场站柜台，演员变成营业员。

“听罢言来笑开怀，嗬嗬嗬……”我大唱杨延昭的唱段。

这出戏真让人叫好，挑梁儿的又怎么样，龙套又怎么样，不是都当了群众？压抑了几年的闷气一吐为快，喜不自禁，比座山雕得了联络图还高兴。可笑到一半，想到一件事，惊出一身冷汗。我现在是什么？是小学生，是半个文盲，小学呀。眼下正是文凭热，且不说大学，没有高中文凭都难混时日，小学生干什么？除了看门扫地端茶送水还能干什么？肯定跑龙套。老天，怎么会这样？在剧团滚了六年轱辘猫，出了剧团，还要滚，不是滚六年，而是滚一辈子，一辈子猫打滚？

一时惊慌失措，吓得急忙跑到厕所撒尿。好一阵才放松下来，脑子也清晰了许多。

我操读书，本官什么都可以怕，就是不怕读书。什么初中高中中专统统一边歇着，咱家要考大专！谁说小学就不能考大专？不也是个考？100分考不着，80、70、60总行吧。再说我还有半夜三点压腿的牛劲哩。

我报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。开考的头两门是难度最高的《哲学》和《政治经济学》——那又怎样？不就是小学考大学？咱家怕它何来？杨子荣还说管叫山河换新装哩。

好一个气吞山河如虎，可惜我不是虎，也吞不下山河，反被山拦、被河淹。

买来教材刚看几页，就象在剧团转平转一样，脑袋打转，眼冒金星。简单的物质意识概念，看了十遍也不懂，背了二十遍也记不着，政治经济学中的商品、产品、价格、价值更让人摸不着边际，就象我们演《封神榜》一样，只见群魔乱舞，却不知何意。我大为恼火，这物质不就是吃喝拉撒么，天天见得着，很平常的呀，意识不就是鬼点子、馊主意么，我有他有大伙都有哇，咋上书就成了这味儿，比反西皮反二黄还难十倍呢！

我猫在东街九号二楼的小阁楼里（商场分给我的单间）使劲背，背完了马上就忘了，忘了再背，剧团的回笼腿，这会变成了回笼脑，用小说家的话说就是“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啊”。从小学直接读大学，课本我几乎不能理解，而无义记忆是最难的，实在太难了。但没有退路，只有死记硬背，背了个昏天黑地。一个月下来，想检验一下，就自设题目，自我考试。现实很残酷，几乎一个题都记不全，脑袋木木的，一片空白，和没学差不多。我气得把书砸在地上，抱着被子大哭起来。

小阁楼经常停电，我的六七平米的小屋四面是墙，没有光亮，大都是燃烛苦读，一点五的眼睛就是在这几个月被蜡烛熏坏的。

半截蜡烛燃尽了，也哭完了，用冷水冲冲脸，把书捡回，再点一根烛，以新的姿态继续走老路、读老书：老不死的哲学，老不死的政治经济学！

一个冬天过去了，到了 1983 年初春时，一种奇特的现象出现了连续几天，我象什么都明白了，什么都懂了，自我测验，全

部答对，请人出题，题题正确。有同学跑到小阁楼来考我，无论哲学还是政治经济学，我都能流利背出，熟练得连自己都不敢相信，同学更是目瞪口呆，还有几个高中和中专生不相信，跑来求证，果然不假，不由得连连叫奇。这时我体内有个声音开始叫了：你一定考及格，一定考得很棒，一定能拿到大学文凭。一股神奇的力量从深处往上涌动，冥冥中引导我。我与剧团同学王继祥当场打赌：三年内一次性得到自修大学文凭。他浅浅一笑，象是听三岁小孩说要开飞机一样，可爱的幼稚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我心中有数，就象相信我一定能把轱辘猫滚过去一样，自修大学肯定一次毕业。

四月二十八日考试，还有近两个月，别人拚命苦读，我却尽情玩开了：到嘉靖皇帝的陵区烧野炊，偷了农民两只老母鸡，以增野炊之色，跑到南湖闸口提鲫鱼，炖汤补脑；半夜骑自行车到百里外的鹰子洞睡觉，第二天钻出洞时吓得游人喊爹叫娘；又钻研吉它，与文化馆文艺名流切磋技艺；跑到城外襄江边，坐在柔软清香的草地上涮猪肉吃……

这段时间的开心玩耍，饱览了许多美丽的风光，感受了大自然迷人的魅力，钟祥山清水秀，灵气四溢，从此渗进我的血液中。我生命的根便留在了这块土地里，我青春的笑声，永远在长堤上、树林中回响，我的泪水、汗水沁入泥土中升腾起隽永的芬芳，我的梦、我的情、我的魂，永远在这座城市上空环绕依恋，我属于钟祥，我爱钟祥，我为自己是个钟祥人而骄傲，大文人宋玉出自钟祥，大名人嘉靖皇帝出自钟祥，钟祥还会出更多的名人，我必为我的家乡增光，下辈子我还愿做钟祥人。

四月二十八日开考，一进考场就进入了兴奋状态，除了个别太偏的题外，几乎一气呵成，昂着笑脸走出考场。两个月后下了成绩单，哲学 63 政治经济学 71，我大为不满，我预计双双应在 80 分以上，但弄清情况后，又大为得意：全市 2000 多人参考，两

门及格的只有 57 人，我这个破小学生就是 57 人之一！落榜的  
大多考生是高中生、中专生、甚至是大专生。

“听罢言来笑开怀，嗬嗬嗬……”棒锤老生放声高歌好几日。

以后科目除古汉语 77 分外，其它均在 80 分以上，尤其考外国文学时，一看试题，答案马上就浮现在脑海里，做题时根本不用想，象电脑打字机出稿一样，一排一排印在纸上，不到一小时做完了。我非常清楚没有错题，不用检查，起身要走，监考教师不高兴了，说交白卷也要等一个小时后再走，她根本不相信这么快能做完，及至看清试卷全写满了，还是不让我走，“多检查几遍。”我百无聊赖地等了十几分钟，老师才放了我，结果考了 94 分，我想除了弄错了几个外国人名外，再没其它错。

小阁楼的苦读，一晃三年到了。1986 年 12 月，我接到通知：全部科目及格。几天后参加了在电影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的毕业典礼。在发证仪式上，我非常高兴地从副市长手中接过自修大学毕业证书，捧着红色烫金的小本本翻来复去地看不够，三年的心血终于成功，一个近乎半文盲的小学生终于变成了大学生，这是奇迹，我创造了奇迹！

主持人说下面颁发奖状，我仍沉醉在成功的幸福中，哪管什么奖不奖。

“曾波，快去领奖。”旁边一个熟人连连推我。

我莫明其妙地望着他：“什么奖？”

周围许多人转过头看我，有人抢着说：“你的总分是荆州地区第一名！”

喏喏喏，假了不是？全地区十县市有几千人考文学专业，许多是大中专生，我一个小学生能及格已算吉人天相，第一名？咱家不敢想。

“曾波同志，请上台领奖。”颁奖人是教育局长，向台下又

喊了声，坐我旁边的自修同学一掌推起我。

我晕晕乎乎走上主席台，傻笑着接过小红本，笨拙地鞠了个躬，深一脚浅一脚走向座位。我还没看清楚，旁边六七个同专业的朋友（均为我们烛光文学社的社员）抢着看，连声叫状元公状元公。我说不出话，只是傻笑。会议结束，六七人一齐拥着我叫嚷吃酒吃酒，便来到阳春餐馆，灌了我一通，大伙酒意甚高，意气飞扬，诗意大发，说这历史的时刻一定要作诗纪念。于是朋友们一一抒发美意，字字珠玑。轮到我献丑时，他们大喊状元公要作出状元诗，这时我的野鸡诗人风采就流露出来：

“酒气熏天，冲得嫦娥轱辘猫。

骨头满地，八千里路狗直叫。

人生得意，一边唱来一边尿。”

大伙笑骂不是玩意，说该罚该罚。于是乎一伙秀才闹个天昏地暗，喝个酩酊大醉，各自散去，去揭开人生新一页。

我的新一页没揭开，却发生时光倒流，旧的一页翻回来了，在剧团做了六年的演员梦，瞬间稀里糊涂给圆了。

1985年8、9月，在武汉大学、华中师大阅读外国文学名著百余部，11月自修大学外国文学考试成绩全省第一名：94分。



## 第四章 撒尿有劲，也想当官

### ——自荐当经理风波

回到单位上班，被提到办公室当政工员（相当办公室主任一职），算是领导对我的赏识，我也基本满足。这一段时间较清闲，市里正举行文艺大汇演，文化馆从武汉学回舞蹈《血染的风采》，一男一女双人舞，女舞蹈多，男舞蹈找了半月，试了几个，个个硬胳膊硬腿，把个军人跳成了小丑，舞蹈负责人也是女舞蹈者，看我双腿修长，说曾波你来试试，我是戏剧出身，从未跳过舞蹈，但我有种感觉，似乎天生能跳舞，而且会跳得很棒，一定能成为一流的舞蹈演员，当下应承。回家后琢磨了几天，边舞边悟，没请教一个人。一上排练场，人们惊叹不已：舞姿真美！我的舞蹈感觉越来越好，进入了一种舞蹈兴奋状态，公开演出时，一上台就赢得满堂好。表演完，全场响起长时间掌声，许多熟人大喊我的名字……

在舞蹈《农家乐》中我亦担任主舞，舞姿中带有戏曲动作，这更是我的长处，演出结束后，《农家乐》获一等奖，《血染的风采》获特等奖，我被誉为钟祥舞蹈王子。

这时我的嗓子也大为好转，倒仓基本成功，在剧团学老生唱念十分扎实，再配上一副好嗓，唱得字正腔圆韵味十足，而我唱黄梅戏《天仙配》的“夫妻双双把家还”更佳，有人说比电视上还唱得好，我细一听，感到的确不会比歌唱家们差，同行们称我一代歌星，当年齐声喝彩我滚轱辘猫的师兄师妹都叫我“角儿”（京剧圈子里对“主角”的别称。角儿即挑梁儿的）。

剧团里整整六年的梦现在实现了，又高兴又辛酸，辛酸的是成功来得太迟，迟了许多年，高兴的是终于尝到挑梁演员是个什么滋味，体验到了掌声中的巅峰享受。

在商场当了半年政工员后，已经忍无可忍，每天干些什么事呢？写报告、抓典型、搞竞赛，全是假大空无聊之极的东西。写报告必是“在上级领导亲切关怀下，在广大干部职工的努力下，取得了可喜的成绩”，通篇套话假话，言之无物。抓典型必是“通过学习党中央文件，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”，一种思想竟然一夜之间能树立起来！简直荒唐之极。搞竞赛又是什么东西呢？“兄弟队、姊妹柜、同心对”，这种文革中都嫌没有新意的花招，竟然又死灰复燃，实在不伦不类，令人作呕。上面一些官员除了知道文革三板斧外，新时代的刀枪剑戟一样也不会，让人倒胃、倒戈。

我果然倒戈。政工员是再也不能当了，我要当经理，我要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情，要创造奇迹。我虽未当过经理，但我感到不难，仿佛许多年前我当过，正确的经营决策和领导方法，不由自主在心里浮现出来，一种呼声又响起：你一定能当好经理，你一定能把钟祥商场领导成全国一流的，体内深处一股力量喷发而出。

于是一件钟祥史无前例的事情发生了，我写了五封要当商场经理的自荐书，分别寄给市里五位官员：市委书记、市长、财办主任、组织部长、商业局长，信中力陈自己振兴钟祥之壮志，建设钟祥之韬略。信发出了一个星期，没有任何回音。按捺不住，跑到商业局向局长当面请缨。局长正在做菜，手里切一块肥瘦相间的猪肉，见了我报以暖人的微微一笑，继续切。当他把一团肥嘟嘟的泡肉割下后，抬起头慈祥地望着我，手里掂几掂。

“你看，这肉仿佛很有用，但大伙都不吃它，把它扔到垃圾桶里。”

啪——泡肉进了垃圾桶。

“我们做人也要这样，把自己掂几掂，不要盲目自信，太冲动神经要出毛病的。”局长语重心长地给我上了堂肥肉课，我万分羞惭自己竟不懂肥肉原理，落荒而逃。

回到单位第二天，商场经理找上我，不阴不阳地说：“你脸色红得不正，太亢奋，病了吧，快去看医生。政工员暂时由别人代替。”

一听此话便知大事不好，连忙陈说自己身体百分之百健康，可为人民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若是你把我挂起来，我干什么呢？

“是啊是啊，你当商场经理，我就挂起来了，我干什么呢？”经理气呼呼地指着我的鼻子说：“我熬了三十年才熬到这个位置，你三年没到就想踩我的肩膀往上蹭。想要当官，先到厕所看看，撒尿有劲，别想当官，懂不懂？”

喏喏喏，你也太绝情了吧，你竟忘了么，我常给你送烟送酒呀，还送了一箱干鱼的呢，你怎么反倒把我当干鱼凉起来了？还有一要事，我与你家大小姐已眉目传情多日，来势甚好，此一大棒，棒打鸳鸯啊。说话也没道理嘛，撒尿有劲就不能当官了？

渐渐地，单位上广大干部职工一律用怪模怪样地眼神看我，叽哩咕侬说神经病，在路上有人指指点点，说这人给市长写信想当官，神经不行了，废了。开始我以为别人开玩笑，后来大伙都信以为真，连朋友都说我有毛病，人一旦被认为了这个病，一辈子低人一等，一辈子抬不起头，成为异类。可见，应该把我送进医院才对，能让我自由出入，已算给我最惠待遇了。

经理没当上，沾了一身骚，在钟祥算完了，原准备满腔热血建设钟祥振兴家乡，不想钟祥却满腔热情地把我往精神病院赶。也罢，此地不留人，天高任鸟飞。为免遭被关进疯人院之厄，急忙带上三百多块钱，一溜烟跑去了海南，寻找我的事业梦园。

途中千种情思，万般柔肠，为免寸断，做一首破诗：

个人奋斗是最悲壮的奋斗  
个人利益是最基本的利益  
个人解放是最原始的觉醒  
个人自由是最重要的权力  
自爱是最自觉的爱  
自我感觉是最真实的感觉  
自我保护是最大的本能  
自我实现是最高的精神满足  
自我完善是最高境界的修养

诗不是护身符，海南的风浪把我深深卷进去，沉沉浮浮，一直到“五·二四”大劫难结束，我才上了岸。

## 第五章 “只想吃碗热饭”

### —— 闯海南求生存的第一桩生意

1989年元月13日，第一次踏上中国当时最激动人心的热土海南。在家朋友介绍钟祥有一人在此做房地产生意，一路上我发誓要与房地产老板建几座海南最漂亮的大厦，让世人见识见识老曾是何等的了得。及至找到“老板”后，令我哭笑不得，所谓房地产老板不过是看建筑工地的一个民工！好在他有个狗窝一般的住处。见面后他说几天没吃饱饭，向我借了五十块，又热情地拉上我去椰园酒家，为我接风洗尘，并热情问我椰奶红茶好喝吗——咋能不好喝！母亲从小教育我们，说吃自己的东西最幸福；你用我的钱请我吃，我太享受了！

在房地产老板的狗窝里蹲下后，立即出去觅食——找工作，这几乎没有希望，外地公司大都是皮包公司、骗子公司，两眼盯着别人的钱，如果你比他骗术更高，他才可能要你，可我连骗自己都不行，骗别人更没一点可塑性。至于当地公司总以为我们来赚他们的钱，完全拒之门外，我看到街头许多大学生卖水果，卖面条，炸小吃，烤红苕，不禁动心，但一想本钱太少，又拉不下面子，望而却步。

房地产老板又找我借了几次钱，（在狗窝里蹲，当然得付窝费）加上自己吃饭，过了半个月，只剩下二十来块，一种生存危机黑压压、阴沉沉地盖过来，死亡的阴影我已觉察到，再过几天就没钱了，又不会讨饭，真得饿死。得赚钱，一定要赚钱。

偶然中与西安师范大学一位学生相识，志同道合，共同出资

二十四元在海府大道农垦三所门前卖汤粉汤面，叫卖一晚上，才售出三碗，回来一算帐，每人亏损六元，赔率高达 50%，两位投资者大叫一声惨，当即散伙。

为求生存，再寻找新的市场机会。在来海南途中，曾绕道阳朔看了一个朋友，当地假玉器很多，顺便买了十几套，准备在海口倒一倒，现在派上用场了。我跑到工艺商店推销，店主一看就知道是假的，立即把我赶走。个别商店答应要，出的价比我进货价还低。这条路算死了，唯一之路就是打地摊，在街上向行人兜售。一想到家乡街头卖狗皮膏药的江湖骗子模样，不禁心发虚，腿发僵，但迫于生存，心一横，跑到解放西路海南省财政厅门口铺下一块红色金丝绒布，摆上各种玉器：玉镯、玉佩、玉兽，开始人生第一次地摊事业。我书生模样，品牌形象差别度高，十分吸引人，马上就有几条小鱼儿游了过来。

这是几个当地女中学生，他们对大陆来的大学生充满了好奇和敬佩，主动和我聊天，我顺水推舟，说没找到工作，几天没吃饭了，只有把临行前母亲交给我的几件玉器卖掉。

“你们知道我的理想是什么？”女学生望着我疑惑摇摇头。

“我好想吃碗热面条啊。”我无限悲怆，神情幽幽，有个小姑娘几乎落泪，大概产生了公子落难小姐搭救的崇高想法，马上掏出钱，“五块够么，我们是学生，只有这些。”进货价平均一块一副，五块就是五百的利润！我痛苦地垂下头，“五块虽少，却包含了五万也买不到的爱心。”

我们在忧伤中道别。

过了会又来了一位中年干部，看着我顿生同情，叹息说大学生打地摊，太浪费了，他递给我十元，说你给什么都行。我非常感动，这是位怜惜人才，富有同情心的人，他完全是帮我，是个大好人。要是他是个大老板多好，我会忠心耿耿辅其大业。

太阳快下山时，一位六十来岁的老头踱过来，蹲下，拿起玉